

第 一 章

“九一八”烽火遍辽吉

第一节 柳条湖事件，北大营失守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皇姑区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开始对中国东北三省发动武装进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月十八日晚十时许，日本关东军派岛本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为名，带领一个小分队向柳条湖走去，一面观察我北大营兵营，一面选距兵营南八百米处，河本亲自把小型炸弹埋在铁轨下，炸坏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铁轨接头处，反诬东北军所为，遂炮轰北大营，袭击沈阳城，挑起“九一八”事变。当晚，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进攻，第一路由关东军驻地（今沈阳遂川街一带）出发直攻北大营，并从日军独立守备队兵营开炮配合；第二路出大东门向东大营方向进犯；第三路直攻沈阳城。由于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

在此以前的八月初，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把日军在东北各地活动情况及时报告了南京政府，但是蒋介石反动派极力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顾东北危机，积极“反共”。蒋介石一九三〇年底，调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师、三个旅约十万兵力，对中国工农红

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诱敌深入”很快粉碎了第一次“围剿”。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又调集二十万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但是，仅十五天的时间又被红军粉碎。同年七月，蒋介石再次调集三十万大军，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因为主要兵力调去打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不做任何防御和抵抗的准备。更为无耻的是蒋介石竟于八月十六日特致张学良电，其主要内容谓：“汉卿兄，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快，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望转饬遵照执行”。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当日军九月十八日炮轰北大营，向中国军队和沈阳城进攻时，张学良再次奉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命令，转告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电谓：“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缴械任其缴械，入营任其入营。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又直接给东北军主持人十万火急电令：“顷接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请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南京这些电令使东北军从思想上失去警觉。所以日军已大举进攻，炮轰北大营，攻占沈阳城时，而东北军首脑却以为是日军进行“实弹演习”，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炮声。

其实，日本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参加进攻的兵力只有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的三中队和驻奉天的宪兵队，总共不过一千二百多人。而当时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有官兵七千余人，属于甲种旅，装备较好。但是旅长王以哲和何立中等人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影响下，平时缺乏战备思想，不做任何作战准备。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九三一年春夏以来，他们还与驻沈

阳日军建立互访、参观、学习、会餐、联欢等所谓“亲善关系”活动，既麻痹了官兵的斗志，又使大批日本官兵借此机会出入北大营和东大营，对中国军队营房地形、军事布置都进行了大量侦察工作。相反我第七旅却执行不抵抗命令，经常举行“撤退”和“转移”等军事演习，致使士兵惧日忍让思想十分严重。所以当日军已经发动进攻，犹以为演习，不以为怪，出营观望时方知四面被包围。

第七旅六一二团驻北大营西部，首先遭到日军攻击。但是士兵受到“不还一枪一弹”的命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益发疯狂，大肆残杀。广大官兵忍无可忍，不顾上级命令愤起还击，仓促迎战。但是由于枪枝多被收缴存库，不得不冒死突围。其他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等三个团则向抚顺、清原方向撤退。据王以哲在北大营被占经过的报告记载：“日军攻入营垣，向我射击，不得已乃向东山嘴退去。日军节节进逼，遂向东陵方向撤退，于十九日上午八时方集结于东方森林地带。清点人员得悉，斯役七旅死亡官长五员，士兵一百四十四名；负伤官长十四员，士兵一百七十二名，总计伤亡官长士兵三百三十五员名，失踪生死不明者四百八十三名”。

日军占领北大营和军械库后，把所有枪械弹药以及钱款悉数抢劫一空，营房付之一炬。一夜之间，经营多年的北大营毁于一旦，日军遂完全占领了沈阳城。仅就沈阳军械装备的损失，其数字也十分惊人，计飞机二百六十余架，坦克六十辆，迫击炮二千门，十五生榴弹重炮二百门，十五生加农炮二百门，轻重机枪四千余挺，高射炮六十门，野炮一千门，步骑枪二十余万支，军用汽车二千三百辆，火车各种车辆五千辆，子弹可供十个师用。

日军不但抢走了军械装备，还到处抢劫钱款。东三省官银号是东北首屈一指的金融机关，拥有基金七千万元和号内所存现款二百余万元，全被日军掠走。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掠走的财产达十八亿元以上。

第二节 日军占领沈阳继续向辽南和吉林进犯

从十九日开始 营口、牛庄、安东（今丹东）、抚顺、凤城、本溪、盖县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当地军警在不抵抗命令指挥下，均被日军缴械。不到五天时间，除辽宁西部外，其他地域均被日军占领。

与此同时，于十九日拂晓，关东军命令驻长春的第三旅团长指挥第四联队和公主岭骑兵第一中队共三百余人，突然包围驻二道沟的东北军第二十五旅第三营营部。营长傅冠军十八日晚接到吉林省边防军参谋长熙洽命令：“如有日军进攻，不加抵抗，全部撤退 听候交涉解决”因而未加抵抗 全部撤退。不料日军突然开枪，击毙营长傅冠军，全营遂被缴械。日军攻占二道沟后，于十九日又围攻驻长春南岭的东北军炮兵第十团和步兵六七一团。事先该两团团团长穆春昌和任国栋已接到“不抵抗命令”，因而没有做任何准备，且官兵多在睡梦中。迨日军开炮猛击 始知有变。是时，日军一队数十人由后墙跳入，以枪刺短刀逢人就杀，开枪就打，致我军官兵无法抵抗，当场被打死者数十名，其余大部官兵破营而出，且走且战 死伤众多 长春遂被日军占领。日军接着向省城吉林进犯。适吉林省军政长官张作相为父奔丧回锦州原籍，军政事务由军署参谋长熙洽主持。熙洽原是清朝“闲散皇族”，日本士官军校毕业 早年参加过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从事过满蒙独立运动，是个亲日派，与日本早有勾结。日军占领长春后，他就密派人到长春与他的老师、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接洽，进行叛国活动。日军在熙洽的迎接下，于二十一日大摇大摆地进驻吉林省城。此后不久，熙洽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伪吉林省政府，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个汉奸。

第三节 日本以华制华收买汉奸进犯黑龙江

日军侵占吉林后，未立即对黑龙江省用兵。一方面是兵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黑龙江省军民抗日情绪高涨，且省城哈尔滨是特区，为中东铁路总局所在地。日军惧怕苏联出兵干涉，不敢贸然进犯。因而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利用收买熙洽的故伎，拉拢收买汉奸为其效力。特区长官土匪出身的张景惠是个老牌汉奸，很早就与日本关东军有勾结。早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当时日本就准备以其代替张作霖，成立傀儡政权。“九一八”事变时，他在沈阳与日军达成密契，带特殊使命返回哈尔滨，以维护地方安定为名组织治安维持会，由日军发给枪支成立武装，不久便公开投敌，成为可耻的汉奸。

日本在收买张景惠的同时，也分别拉拢收买了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和东边镇守使于芷山。他们在日军唆使下，都先后打起“保境安民”的自治旗号，走向叛国的道路。张海鹏原是辽西巨匪杜立山手下的“炮头”^①，杜立山被杀后，投靠了张作霖。但是他多年来对其官职不显心怀不满，又对黑龙江地盘有政治野心。十月初，日军给他大盖枪（三八式）二万支，弹药随时接济，并以黑龙江地盘为诱饵，唆使其率兵北上进犯齐齐哈尔。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收买和利用汉奸韩云阶、张景惠、赵仲仁等人为其效劳，破坏马占山江桥抗战。在这些民族败类协助下，日军于十一月十九日攻占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此，日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辽吉黑三省主要城镇。

^① “炮头”，土匪内部对其头目的称呼。

第 二 章

白山黑水高举抗日战旗

第一节 辽宁省、沈阳市易名，群丑筹建伪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其侵略野心所以得逞，首先应归咎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次是东北军政当局以张学良为首的张作相、万福麟等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缺乏认识，思想麻痹。张学良对日本虽有杀父之仇，但在其继承东北政权以后，虽有反日之心，却无作战准备。他在东北易帜后，一直追随蒋介石。一九三〇年九月把东北军劲旅七万多人调进关内攻打冯玉祥、阎锡山等。一九三一年七月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于邢台发动叛乱，张学良又调辽黑两省五个旅进关。他因病不能指挥，将黑龙江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调到北平指挥军务。如此，先后约有十万大军调入华北，东北边防军力量空虚，给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有利条件与可乘之机。

日军占领沈阳后，于九月二十日匆忙改称辽宁省为奉天省，改沈阳市为奉天市，由日本人士肥原贤二自任伪市长，尹永桢为警察局局长。二十五日，日寇唆使汉奸袁金铠、赵欣伯、于冲汉、阚朝玺等人组织所谓“地方维持会”，并公开发表宣言，声明与张学良政权和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建立“新独立政权”。不久辽宁省省长臧式毅也公开投敌，与张景惠、熙洽等同流合污，为筹建伪满州国积极进

行活动。

第二节 东北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成立始末

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发表通电“严正声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均不能行使职权，兹在锦县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着以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邢士廉、张振鹭、彭济群为辽宁省政府行署委员，米春霖为代理主席行使职权，以表示东北三省政权依然存在，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伪满傀儡政权。

米春霖受命后，于二十七日以代主席名义由北平赴锦州组织行署。财政厅厅长张振鹭，警务处长黄显声，民政厅厅长齐彦树（代理）及各级人员陆续到职，唯有教育厅厅长金毓敷、农矿厅厅长刘鹤龄未到锦州任职。

临时省行署成立后，黄显声立即把退入辽西的省警务处及沈阳市公安局所属的千余名公安队和警察统一改编成三个辽宁公安骑兵总队，分驻锦县城北三家子和金城等地整训。不久与奉张学良和辽宁省政府行署命令，调到锦西的张树森部骑兵第三旅，常经武部步兵第二十旅和张延枢部步兵第十二旅共同沿大陵河布防，维持辽西一带社会治安和防御日军西侵。与此同时，黄显声又以省警务处名义将绥中、兴城、锦县、义县、北镇、黑山等县所有公安大队和分所警察及民团，统一改编成辽宁公安总队，每县为一个大队。以公安局局长或公安大队队长任指挥，先后编成八个总队，约有四万人，任命熊飞为总指挥。于是在辽西点燃起抗日烽火。

锦州临时省政府的建立，对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政权极为不利。因此，日军在侵占吉黑两省以后，用兵辽西直取锦州。十二月二十

二日分兵三路，在飞机、坦克、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和辽西城镇进攻。二十四日，日军突然攻占辽河西岸的田庄台，二十六日攻占大洼，二十九日攻占盘山县。三十一日日军北上进犯沟帮子，与中国守军和民众抗日义勇军展开激战。我军终因弹药不足，沟帮子失守。

日军攻占沟帮子后，继续西进，以主要兵力围攻锦州。但是南京政府不仅不调兵加强防守保卫锦州，反而一再下令不准东北军抵抗，声言诉之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制裁。然而“国联”并不能帮助中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反而助纣为虐，瓦解东北军民抗日斗志。在日军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不发一兵一卒，不给一枪一弹，只令死守。东北军官兵在忍无可忍、极端悲愤的情况下，公开发表通电遣责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指出：“日军三路取锦州，血战三日死伤枕藉。营沟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通线白山等处，尸骨暴露，鹰犬争食，触目伤心，无以逾此”；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而中央给予者仅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的牺牲品而已”；“此次日方以多门师团、铃木旅团及驻朝鲜日军四万之众，三路来袭，更不啻倾全国之力，合以谋我。而我党国诸公，则支配院长部长之不遑，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日军付出相当代价后，在村岛、村井旅团长率领下，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攻占了东北最后防守点，关外重镇锦州城。

锦州失守后，辽宁省临时政府退到绥中，四日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谓：“日人违反非战公约，不顾‘国联’三次决议案，竟于日来大举犯锦，陆空并进。我方军民虽协力以抵抗，激战数夜，然以实力悬殊，本府处于非常情形之下，乃于三日晨带同公安队暂离锦州。本府守土有责，捍敌无方，致使领土沦陷，主权伤亡，既无面以对父老，复有愧于国家。”不久又退入河北滦县，因无法行使职权，

而结束了仅有三个月的辽宁省抗日政府。

第三节 东北人民义愤填膺抵抗强暴

辽西抗战失败，锦州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特向南京政府报告战斗经过，自请处分。其电谓：“此次日人肆其野心，继续侵犯，张学良承中央命令，复荷国人期勉，及时奋惕，矢与国土共存。一面发动部属，一面熟审情势，将一切实况分电报达。只以日方兵力增厚，武器精良，所有一切，均远胜于我。自其发动进攻以后，竟以飞机，坦克，大口径炮分路猛攻。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坚持至于三日，日失守锦州。学良戴罪图效，裂眦痛心，不能一战退敌，反而失守各城。抚己循躬，弥深罪戾。”

日军攻陷锦州，驻守辽西的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至此，东北三省全被日军占领，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东北人民并未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纷纷拿出武器，掀起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后，东北军民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大好山河拱手让人，非常愤怒。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烧杀抢掠，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更加义愤填膺。他们不畏强暴，高举义旗，到处点燃抗日烽火，形成庞大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支自发的抗日力量仅辽宁省境内就有三个军团，人数最多时可达三十万人上下，活动地区几乎遍于全东北，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真乃抗日烽火遍辽吉，白山黑水举义旗。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沦陷初期，以东北军为基础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既无统一的组织系统，更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的抗击日寇的举动是自发的，而且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这支部队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容纳了大量的民间武装

力量和各界各阶层的抗日群众。因此，这些部队虽然有一部分仍然保持原来正规军的番号，但是实质上不再是南京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统率下的正规部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①

第四节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构成

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的构成大致可分五个部分。

一、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

(一) 马占山部。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所率领的黑龙江省防军，所有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第二旅吴德林团，第三旅李青山团，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后投敌），卫队团团团长徐宝珍，炮兵团团长朴炳珊，此外还有一个保安大队和屯垦军一个旅，旅长为苑崇谷。马占山一度投降日寇后，他在抗日基础上团结起来的黑龙江省军队从此瓦解。他反正再度抗战时，所能统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长的步兵第三旅和吴松林旅扩编的邓文、才鸿猷、邵斌山等部以及徐子鹤的山林队和收编的“胡匪”李海青等部义勇军，其余黑省部队都不再听他指挥。他自始至终都以黑龙江省主席名义指挥军队。

(二) 丁超、李杜部。丁、李所辖各部是驻吉林第二十八旅（丁兼旅长）第二十四旅（李兼旅长）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和山林警备队三个营。此外，还吸收了一部分零散的其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4页。

他吉林部队，后经与冯占海等部会同商定称为“吉林自卫军”。

（三）苏炳文部。苏所率领的抗日队伍为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二旅（苏自兼旅长）和张殿九步兵第一旅张玉珽团，另吸收了黑龙江军朴炳珊、徐宝珍等部，统称为“东北民众救国军”。

（四）冯占海部。冯所领导的吉林卫队团全部和张作舟第二十五旅两个团及招降“胡匪”编成的宫长海、姚秉乾两个旅，会合丁超、李杜、赵毅等部称为“吉林自卫军”并曾接受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所给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六兵团的名义。

（五）唐聚五部。唐部原是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当时已投敌）兼任旅长时的第三团团团长，抗日先后组织了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部称为“辽宁自卫军”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名义，后又改组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所属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

（六）王德林部。王原来是延吉镇守使吉兴部东北军步兵第二十七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率领部队参加抗日，曾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先称为“国民救国军”，后来参加了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

（七）警察大队。沈阳被日军占领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局长黄显声和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并在向辽西撤退途中收集了北宁铁路附近的警察人员进行抗日。还有桓仁县警察大队队长张宗周，柳河县警察大队队长王凤阁，凤城县警察大队队长郭景珊，复县警察大队队长刘景文等各率领所部或一部分警察大队参加抗日。

二、原东北军政人员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有不少军官如彭振国、李纯华、于百恩、郑桂林、贾秉彝、康悦臣、严经武等，有的已经退伍，有的在军事机关挂空名义，也有的是现役军官。他们在事变以后，纷纷参加到各

部队抗日。因为他们都是陆大、保定或东北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具有军事知识，所以大都在各部队中担任领导和参谋工作。此外，当时各部队还有一些政府官吏参加，多数在义勇军总部工作。唐聚五部起义时，桓仁附近九个县的县长也都参加了自卫军，但以后多数叛变投敌。

三、投身抗日的绿林部队

由于历史与社会等诸多原因，东北山林中有许多绿林部队，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在九一八事变前，有的出没山林，有的被关在狱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原被地方当局收降（如宫长海、姚秉乾）。事变以后，各地统治机构垮台，社会秩序混乱，这些人尽管思想上各有不同的认识，但在大敌当前，民族处于危机关头，他们还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毅然参加抗日，加入到义勇军的行列。

四、农民中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

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农民出关谋生，也发展到东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农民在日寇蹂躏之下，一经号召，这些秘密组织便迅速发展起来，加入各部义勇军。吉林省的敦化、延吉、东宁、海林、珠河，辽宁省的通化、桓仁、新宾等地的农民会社最为活跃，参加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的人数最多。

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九一八事变后，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抗日队伍之外，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而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学生军）的东北籍学生为最多。此外，何香凝先生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

加了锦西前线工作；又如有中央军校学生四十多人愤於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代表救国会出关工作的人员，如车向忱去黑龙江，徐静远去吉林，黄宇宙去辽东，苗可秀去三角地带，宋黎、张希尧（宋、张系中共党员）、张雅轩等去沈阳和辽西。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对各部义勇军起了宣传、组织和推动作用。在辽东惨遭日寇集体屠杀的救国会会员也多数是知识分子。

第五节 义勇军抗击日寇的地域

在日寇疯狂向辽西进攻下，锦州失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退入河北省滦县，辽宁全省沦陷。至此，仅有三个月的辽宁抗日政府宣告结束。但是，东北军民并未屈服，随之而来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凡是有日寇足迹的地方，无不有民众抗日武装出现。犹如燎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其名目极为繁多，如“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农民自卫义勇军”、“山林抗日游击队”、“抗日大刀会”、“红枪会”、“蓝枪会”等。组织虽多，但目的却是相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驱逐日寇，收复失地。

一九三一年秋冬之际，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形势日益高涨，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参加抗日活动，有工人、农民、商人、爱国知识分子和军人，有爱国的官绅和地主，还有相当数量的爱国“绿林好汉”。总之，参加抗日者，包括各阶层各界的爱国人士。据不完全统计，直接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五十余万人。就抗日义勇军人员的成分来讲，农民约占百分之五十；曾当过土匪约占百分之二十；曾充当东北军、警察官兵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百分之五。

东北抗日义勇军就组织发展情况讲，以地区划分，可分为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吉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黑龙江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热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各地组织情况不一，发展也不平衡。

辽宁省。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出现在辽西一带，主要是由原辽宁省政府警务处处长黄显声为首。他退入锦州后，以各县民团和公安部队为基础组织起抗日义勇军。开始时人数不多，规模不大，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马占山江桥抗战胜利激发下，才得到迅速发展。黄显声等把辽宁各地抗日武装统编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共组成二十二路，分别委派司令，在辽河西岸、铁路沿线各个站点抗击日寇的侵略。

一九三二年初，日本攻占黑龙江后，又回师辽西攻占了锦州，东北军司令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撤退关内。为了进一步发展东北抗日义勇军，黄显声，熊飞等向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建议：秘密向辽吉黑三省分别派出联络员，携带各种委任状和张学良手令、信件，联络民团、保安队以及民间武装和分散在各省的抗日义勇军。特别是锦州失守后，东北人民悲愤交加，抗日情绪更加高昂，参加抗日者比肩继踵，从者如流。伪满州国成立后，同年四月，辽宁由原二十二路抗日义勇军发展为五十八路，另外还有二十余支独立支队。为了便于统一行动 加强领导 改名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由救国会直接领导。每路设司令一人 参谋长一人 司令部设有参谋、秘书、副官、军需、军械、联络、医务、交通等八处。每路军辖若干支队或旅，支队或旅下按团营连排班等编制组成，每路战斗成员多者逾万，少者二三千人。

辽宁境内的义勇军，除了五十八路和二十余支队外，还有自发抗日武装 如大刀会 农民抗日军 山林队等抗日队伍。九一八事变不久 各地许多官兵 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绿林好汉”他们愤於日寇入侵，国土沦陷和东北人民的苦难，在抗日影响下，纷纷组织起

抗日武装，除黄显声最早在辽西收编和组织部分“绿林好汉”分别参加二十二路抗日义勇军外，辽西还有刘亮山、高老梯子、崔荣山、金龙等 辽东有王凤阁、方春生、孙铭武、孙耀祖 辽南有李春光、陈友天、王寿山、林子升、沈宝林、刘海泉、修子实 辽北有赵亚洲、金山好、栾法章、赵恩长等。他们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

一九三二年以来，东北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不仅有爱国农民和有民族感的“胡匪”组织队伍参加抗日，而且有许多伪军警起来反正，参加抗日。早在这年三月中旬，伪满政府成立不久，伪军王庶忠部连长王金一，顾冠军等率一部分人反正起义。张海鹏伪军也出现下级军官反正参加抗日义勇军事件。但是影响最大的是于芷山部唐聚五、李世润联合地方公安局局长和公安大队队长张宗周、郭景珊等人于四月二十一日在垣仁率辽东十四县一起反正起义，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公推唐聚五为总司令，编为三十七路，约有十余万人，声势极大。与此同时，在唐聚五起义影响下，庄河县伪警察队邱良忱、刘月轩等也率部起义。是年八月初，岫岩伪县长刘景文也率三千伪警察队反正，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第五十六路军，共辖九旅一万五千余人。刘景文起义之后与邓铁梅、李世春合作，活动在辽南和安东、凤城三角地带，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四年。邓铁梅部发展很快，由起义时的二三千人扩大到一万六千余人，是辽宁抗日义勇军中著名的队伍。邓铁梅被日伪捕杀牺牲后，由苗可秀、赵同领导，一直支持到一九三六年。

在东北人民抗日高潮中，许多退入关内的东北军人员，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离开现役军警职务，潜出关外回到家乡，联络亲朋和旧部，纷纷组织抗日队伍，其中著名的有：耿继周、李纯华、郑桂林、战涛、贾秉彝、刘翔阁、于会川、张海涛和栾法章等二十余人，他们分别在辽宁省境内建立抗日义勇军。

辽宁境内的民众抗日义勇军，与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关

系密切，不仅及时得到该会枪支子弹和物质的接济，而且也得到切实的领导。一九三二年五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合作，根据当时辽宁、热河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和需要，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编制改为军区制，按地域划分为五个军区。每个军区成立一个军团，设总指挥一人，副总指挥二人，参谋长一人，组成指挥部。军区统辖管区内的所有抗日义勇军、民团及其他抗日武装等，同时改编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设有参谋、副官、秘书、政务、军法、军需、军医、交通八处。

辽宁境内的五个军团所指挥的队伍大约三十万人，遍于辽宁、热河等地广大乡村。

吉林省。吉林省抗日义勇军主力是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前，吉林全省驻有正规军八个旅，日军进犯吉林后，最先起来抗日的是冯占海卫队团和第二十七旅王德林第三营。他们开始起兵时人数不多，但是在斗争中队伍不断扩大，吸收了许多民间抗日武装。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张学良命令吉林省政府委员成员在宾县组织吉林省抗战政府，主持全省军政事务，成员以代主席名义，任命冯占海为吉林省警备司令，扩编部队为四个旅，两个支队，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约二万余人。一九三二年初，日伪军发动进犯宾县和哈尔滨时，冯占海首先率部抗敌。接着依兰镇守使李杜，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丁超和第二十六旅邢占清，第二十二旅赵毅等部起而响应。他们分别在宾县、双城和哈尔滨成立吉林自卫军，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总司令，冯占海为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发表抗日讨逆通电。

哈尔滨、滨县保卫战开始之后，舒兰县宫长海，姚秉乾等组织起三千余名胡匪、部队，方正县民团大队长杨树藩率领两千余人，五常县山林警备大队长刘万辉率全大队八百余人，双城县赵耀华率公安、警察一千余人，他们都分别起来抗日，并先后加入了冯占

海部。一九三二年三月以后，吉林自卫军经过团山子、桶子沟、会发恒诸战役，大量歼灭日伪军，军威大振，士气旺盛，不仅有爱国人士参加抗日，伪军也大批持械反正。

一九三二年五月，冯占海率部收复滨县，为了加强军事力量，遂改自卫军为吉林抗日义勇军，公推冯占海为总指挥，李文光为参谋长，将所部五万余人改编为十二个旅，四个支队，三个独立团。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冯占海率部攻打哈尔滨失败后退入五常。七月十五日攻占榆树县后，队伍又增编了六个支队，全部约七万余人。九月间与王德林部联合攻打吉林和长春失败后，西去热河。十月末经农安、长岭、瞻榆到达开鲁。冯占海起义之初，仅一个卫队团不足一千五百人，经过一年抗日战争，队伍发展到七万余人，成为吉林抗日军之主力。

吉林抗日军除冯占海外，还有王德林部，声势颇大，给日伪军沉重打击。王德林部抗日较早。一九三一年十月间，由于击毙强行测量吉会铁路日本人之后，率一个营三百余人宣布起义，改编所部为吉林民众抗日救国军。起义不到两月时间，发展到三千人，共编四个团，一个独立营，成为武装完备的抗日大军。起义后首先攻打敦化县，接着攻打额穆、蛟河两县，造成吉东抗日新形势。老头沟煤矿青年工人一千五百余人集体参加救国军，敦化县太平山庙里的王老道，安图县的姚振山，蛟河县的齐永全等以及延吉、汪清等县潜伏的大刀会和民间武装也都应声参加抗日。不仅附近的民团，大刀会和“胡匪”武装纷纷来投，伪军警也相继反正参加救国军。伪警备旅赵芷香部卫队连长项元英率全连反正，团长张振邦率全团在绥汾河宣布起义，宁安县伪保安总队长刘万奎（绰号刘快腿）也率一千余人反正。许多山林打猎的猎手和伐木工人也来参加；哈绥线中东铁路工人在抗日高潮推动下，由共产党员李延禄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也愿接受王德林的改编。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王德林率部